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 当全世界只有一个你

□吴倩倩

遇到困境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没有做出努力。

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(CVH)这个平台，输入“普陀鹅耳枥”会看到50条检索记录，按照时间排序，最早的采集记录来自于1930年，这是时年62岁的钟观光先生1930年5月15日在浙江普陀佛顶山采集的。这次采集一共制作成三份标本，两份是有花无果的完整枝条，另一份只有零散的几片叶子，猜测是做标本时掉落或者剪切下来的小枝，舍不得扔，也做成了一份标本。

这是国人对于普陀鹅耳枥的第一份记录。

仔细查看，你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很多信息。首先是标本的完整度和精美度，不得不说，再回看那3份标本时，我的心中产生了“精致”“平整”“用心”等词汇，这3份标本的叶片都是完整展开的，平平地铺在台纸上，叶与叶之间尽量错开，尽力展示每个完整的叶形，而总体布局又不失科学性和自然性，如果说制作标本是一种艺术，那么这3份标本给我的感觉就是科学和艺术的化身。透过它们，你能看出制作者的用心、审美和平静，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。

然而，这份极致的用心，最初面对的却是一个“无名”的谜题，钟先生采集后，将其谨慎地标记为“94号、桦木科”。也就是说，钟先生将其判断为桦木科的标本，但具体是哪一种还有待鉴定。

制作完成后，这3份标本首先被保存在钟先生任职的浙江大学农学院，紧接着，枝条完整的两份辗转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室，编号分别为15527、23656，另一份被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标本室收藏，编号为24273。

从这些编号里，可以推测下这两个研究机构的情况，当时各自均收藏有2万份以上标本。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立于1922年，静生生物调查所设立于1928年，在几年的时间内能达到这个收藏量，难能可贵。

1932年，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职的郑万钧先生接触到了那两份标本，经过郑先生鉴定，认定其为桦木科鹅耳枥属中的一个新种，因其采自普陀，便将其命名为“普陀鹅耳枥”，学名为Carpinus putoensis W.C.Cheng，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。其中Carpinus为其属名，意为鹅耳枥属，

putoensis为其种名，为中文“普陀”的拉丁化写法，W.C.Cheng即为郑万钧先生姓名的威氏拼音写法，这是我国在1958年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前，用拉丁字母注音汉字的方式。

自此，那3份标本得到鉴定，而佛顶山慧济寺后门西侧那株200多年的大树也有了名字：普陀鹅耳枥。

郑先生鉴定命名过很多物种，但普陀鹅耳枥是最为特殊的一个，因为它还有一个名字：地球独子。

为何这样称呼它，“独”顾名思义是“唯一”，没错，在慧济禅寺旁的那棵大树，是该种在全球唯一幸存的原生母树。

其实，它本不算孤独，只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很多树木都倒下了，包括它的同类，而它幸存了下来。但是人来人往，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价值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才惊然发现，这已是地球上唯一的一株普陀鹅耳枥了。

如果它也倒下了，那么普陀鹅耳枥这个物种在极大概率上就要被宣布灭绝。

如何避免这种悲剧，首先要分析下濒临灭绝的原因。对于普陀鹅耳枥，普遍认为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人为原因，一个是其自身原因。人为原因是滥砍滥伐，自身原因是其繁殖率低。

有一种说法是普陀鹅耳枥并非中国原产，最早是由缅甸僧人引进到普陀山，但是其在原产地早已绝迹。而普陀山又处于舟山群岛之中，种子很难扩散到大陆，所以导致它的生存地域有限。另外，普陀鹅耳枥虽是雌雄同株，但雌雄花期不一，雄花早于雌花开放，两花相遇的时间有限，且因大风、天气等原因，授粉概率低。

可惜，即使结了果，种子的空壳率也很高，有研究人员曾经剪开一个又一个种子，发现种壳之内是空的、不饱满。在几千颗种子中，种子的饱满度只有2%左右，而这样的空壳种子是没办法萌发出幼苗的。

更令人忧心的是，即使饱满的种子，也不是个个都能发芽，那株原生母树的种子发芽率只有50%。再加上种种外界因素，能从种子长成植株的概率很低，以至于在母树旁边迟迟没有发现新的幼苗。于是，多年过去了，普陀鹅耳枥渐渐走到了濒危的地步。

好在，人们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并开展了研究和保护。

首先是对原生母树的保护，人们将母树周边的土层翻松、施

肥，砌筑排水沟，修筑围栏，进行病虫害防治等，近年还在周边设置了摄像头，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，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去现场查看。而对于台风、干旱等极端天气，也会按照预案进行风险排查。

接着，是扩大它的种群。工作人员首先采用了两种方式，一是无性繁殖，二是种子繁殖。无性繁殖即扦插、嫁接、组培等方式，通过这样的方式培育出来的植株和母树基因完全一致，但也存在风险，因为一旦感染了某种病菌，可能整个种群会成片倒下。而种子繁殖则可能在授粉时产生基因突变。于是，工作人员开发出湿沙保存种子的方法，并且营建种植林，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尝试培植其幼苗。

通过上述种种方式，普陀鹅耳枥种群得到扩增，新的植株开始繁衍。

但是普陀山是一个海岛，地理区域有限，如果想要更好地解除风险，还要扩大它的生长范围。于是，一颗颗种子或者幼苗被运送到杭州、上海、庐山等地，而这就是另一种保护形式：迁地保护。

当然，新的保护方式也在继续探索，2011年9月29日，在发射的“天宫一号”目标飞行器上，就搭载了普陀鹅耳枥的种子。

如此，经过众人多年的努力，曾经的一株普陀鹅耳枥已经扩展到几万株，并且在不同的省份开始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

而这一点，在我们开始提到的CVH平台里，就有体现。1992年之前，普陀鹅耳枥的标本采集记录均来自浙江，但是从1992年开始就有了来自上海的标本，这是种植于上海植物园内的一株。紧接着，江西、江苏、河南等省份也陆续出现了普陀鹅耳枥的采集记录。

“地球独子”终于不再孤独。

有时候，仔细观察一份数据，你可以从中得知很多信息，就像我观察这50份标本。但是，最让我感动的，是这些信息背后折射的光芒、力量与信心。普陀鹅耳枥暂时避免了像平塔岛象龟“孤独的乔治”那样走向灭绝的悲剧，这是人类和其自身的共同努力。而我们人类，尤其是每一个个体，在生命的旅程中，也有可能面临低谷和困境，作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，我想，也许我们也可以像拯救普陀鹅耳枥一样拯救自己。

(作者为上海科技馆藏品保护与研究中心馆员)

【四季零墨】

## 姥爷的百草园

□时柏杨

朋友发来一条当下流行的改造农村小院的短视频，告诉我等他退休了就建一个这样的小院回乡养老。我笑说，这算什么，二十年前我就见过比这好一百倍的院子。朋友讪讪道：那时哪有短视频？农村院子，不过是停拖拉机、堆农具、囤粮的地方。

他说的或许不差，但我确实见过。这件小事像一枚钩钩，系着名叫“思念”的鱼线，倏地一下便被甩进了那半亩名叫“回忆”的池塘。

我梦见小院的时候，姥爷也走进了我的梦中。他还是老样子。一顶毡帽下既藏不住岁月雕刻后沟壑纵横的皱纹，更藏不住看向我时慈祥的目光。他一手捏着玛瑙烟杆，另一只手缓缓捋着花白的胡须。他从腰间解下钥匙，插进锈蚀的锁孔，随着“咔哒”一声，记忆的门锁应声而开。

小院坐北朝南，门不开在中间，而是在最右边。推开门就撞见一条长四米左右的羊肠小道，两侧的山麦冬捧着紫色的珠子，倘若来的人多，须得排成一队往里走。东边与邻居公用的界墙上插着几根细细的竹竿，架着山药豆。每年秋风来的时候，那些褐色的豆子就像风铃一般挂满了院墙。

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影壁墙，后来才明白尽头那堵用砖头和青石随意堆砌的矮墙，它的学名就叫做“影壁墙”。供孩子成家立业后，母亲和小姨相继嫁人后，完成人生任务的姥爷便侍弄起了花草。那些以前劳作过的农具如今都歇了工，静静地挂在影壁墙的砖缝间，闲得生了锈。

绕过这面墙，便是另外一番天地。土路一侧架着葡萄藤。每年葡萄熟了的时候，姥爷都会骑上二八大杠给我送去品尝。记得我三四岁时，在葡萄架下乘凉的姥爷给我唱“扯大锯，拉大锯”的民谣，打着快板，拉着二胡，哄着我不让我哭闹。后来我上学识字后，姥爷在葡萄架下给我讲故事。接着便是一小块施农家肥的菜地，也许是照顾花草就十分费神了，这块菜地似乎只种不怎么用照料的菜，例如菠菜之类的。

矮墙的前头是一条宽些的主道，将院子开辟为东西两半。向左看去，若是夏日会有蜻蜓落在

大缸里的芙蕖花上。之前缸里还有几条鱼，后来便不见了，许是进了谁的肚子也未可知。这缸芙蕖的身后栽种着与门口一样鲜艳的鸡冠花，再往后便是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后更无花”的菊花。院墙尽头是一片野地，我常常去摘下那些蒲公英，深吸气后一吹，让那绒球化作降落伞，飘向四面八方。

主道向北延伸，至三分之二处忽又岔出一条小径，斜刺着向西探去。径边立着个生锈的压水井，手柄磨得锃亮，每逢夏日午后，井水便沁凉如冰。邻家墙根下又种了一丛细竹，瘦伶伶地立着，风过时飒飒作响。

道路的尽头是三间瓦房，中间堂屋的门上贴着姥爷亲手写的对联。他得空便咂着烟杆，拿起毛笔写字。那时宣纸很贵，他就用那种平整且吸水好的烧纸写。中间堂屋兼作厨房，东屋是主卧，若是从主卧拉开窗，就能看见姥紫嫣红开遍的月季花。从矮墙到主卧的这片空地栽满了姥爷精心培育的月季花。西屋次卧则对着那丛瘦竹，还有一棵柿子树。

后来我读了书才明白，姥爷窗台上那几本浸满了烟油味的旧诗集里，早已藏好了小院的四季。春日山麦冬与杂草萌发之时，小院是韩愈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中的那句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；夏日一场大雨过后，小院是李清照笔下的“知否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”；菊花盛开杂草枯黄的深秋，小院是《醉花阴》中的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；当深夜风卷雪落时，小院是白居易《夜雪》中的“夜深知雪重，时闻折竹声”。

梅兰竹菊，被人称为“四君子”。可姥爷的院子里唯独没有栽种兰花和梅花。我猜他最喜欢兰花与梅花，不忍见其凋零，所以才把这两种花放进了母亲和小姨的名字里。

我与姥爷不见，已快二十年了。去年中秋，返程时正好路过姥爷的村子，我骑着电动车到了那熟悉又陌生的门口，门上的锁是新换的，自然也无人给我开门。我俯下身子，透过门缝窥探小院如今的模样。破败的小院里开满了童年的花，只是思念四处蔓延，愈发没了规矩。

(作者为诸城市作协会员、山东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)